

→→ 父亲虽不在身边，可父亲的故事，总是说也说不完，像一条柔软的线结实地拴在我们之间。

●年少时爱极了一篇名为《背影》的散文，也曾不止一次的坐在校园的林荫下轻声朗读，虽如此，却仍是读不够的感觉。人若爱着一种东西总会有某种原因，而我，爱上那篇文章大抵是贪恋文中那种深沉的父爱吧，无疑，对于从小就与父亲交流甚少的我来说，那种东西显得渺远而珍贵。

父亲高高瘦瘦的，平时总是一身素色的穿着。一头浓密的头发总是剪得很勤，似乎就没见过他的头发留到耳际，表情严肃不怒自威，却也是善眉善眼，一看就是那种典型的憨厚老实农民。

从六七岁记事开始，父亲就是整天去田间劳作，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奔波。出生在80后的我，也是因为父亲母亲从医生手下死里逃生夺回来的。那时，我上面有两个哥哥，但父亲很喜欢要个女孩，事隔六年，妈妈又怀有身孕，爸爸也是抱着侥幸的心理。谁知正好赶上人口大普查变动带来的计划生育，而且以前的医疗条件极差。妈妈通过医生听胎心才得知她的子宫里有两个小生命在孕育着，后来我也就成了孪生姐姐。

我几乎是遗传了父亲所有的基因，唯独差了一样，就是眼睛比他小，父亲有着一双大大的明眸，而我是单凤眼。念书时同学总说我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，我调皮地说我眼小可聚光呀，他们笑得前仰后翻。我虽说不上是小家碧玉的模样，但身材高挑。简言之，我就是那种走在人山人海，一眼就能看到的人。

●父亲与我在一起的时光并不多，这种记忆从我小学开始，一直延续到我19岁。那时虽年少，却也早早体会到了什么是父爱，而大多数时候我都是不在乎的态度，也唯有下雨天、开学时无人接送时，我眼里才泛起一种叫做委屈和心酸的液体。我承认，小时候的我很胆小，有时遇到同龄男孩子的故意刁难，我会着急的抹眼泪，跑去跟老师“告状”；到院子里啄食的大白鹅也不敢一个人走出屋子，这种性格陪伴很久后，我逐渐明白，我不能像同龄的孩子一样找爸爸去跟同学“算账”，也不能找爸爸去赶走凶恶的大白鹅。

说起大白鹅，最让我难忘记的是我和孪生妹妹的十岁生日。在90年代初，物资匮乏，爸爸为了给我们庆祝，去城里买了汽水、糖果、漂亮的新裙子，可唯独没有生日蛋糕。当天，他做了一桌丰盛的佳肴，宴请了奶奶和几位叔婶一起为我们祝贺。他知道我胆小，怕鹅，竟然把两只大白鹅给宰了烹成美味让我们享用。当晚别提多开心了，原来爸爸是这么的心细，不善言谈却都用行动去履行。而且每年我家的除夕年夜饭和整个正月，都是爸爸亲自掌勺犒劳妈妈。舅舅、舅妈、小姨、姨夫来拜年时总夸妈妈好福气，爸爸任劳任怨的操持着家里家外，妈妈的脸上就会洋溢着无比幸福的笑容。

还有一次是在印象中的十二岁，我城里的姑姑，她在国企胶板厂工作，因为失足整个人滑倒在浸泡木材的滚烫水池中，公司第一时间将她送往上海大医院医治。那时没有现在的无偿献血，血库存量有限，医生通知家属捐血抢救，爸爸义不容辞第一个站出来说：“只要能及时让妹妹康复，多少血我都输给妹妹。”医生也为之动容，大赞父亲。经过验血配型成功，爸爸输了至少有600毫升鲜血。听妈妈描述，那时爸爸从医院回家，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左右，还没有及时滋补虚弱的身体，就下地去干农活了。因为正值春季，万物复苏，是最忙的时候，而我们也尚小，他不做，一切都荒废了。

爸爸还是一个热心助人为乐的人，他的好朋友只要有事情，哪怕大半夜也会起床去帮忙。有次住在隔壁村庄他的朋友父亲因为得了急性肠炎，疼得在床上打滚。他朋友的母亲请求父亲去看看，父亲没有犹豫，用手电筒照着小路大步流星地赶去，并用三轮车载着病人到镇上的医院医治。

●小学的我成绩并不是很理想，二年级的时候竟然因为乘法口诀背不出来被老师扣留在校。也是在后来哥哥以优异成绩考进了省中专，我开始变得努力，用“好好学习，有志者事竟成。”来鼓励自己。

那接下来的高中校园时光里，我科科都是好成绩，每次考试都稳稳地保持在前三名的优秀档里，先后当过学习委员、课代表。短短三年时光，我几乎成了学校无人不知，村里无人不晓的好孩子。只是，我不但没有那种胜利、荣誉的喜悦感，反而心底还藏着无尽的落寞。我总是想着会在我兴高采烈拿着奖状回家时，可以看到他亲手接过那份荣誉，朝我露出欣慰的笑容。只是，这些场景都不曾出现过，出现更多的是他一成不变的叮咛：“好好学习，考个好成绩，顺利考入好点儿的大学。”在那些与年少有关的日子里，我已习惯了站在地平线上，看黄昏日落，慢慢将自己渲染成暖色日子。

2009年，我面临着人生最大的一个转折——高考。他知道这个消息后，提前一星期，从外地乘车回到了家，这大概是印象中他第一次这么“关照”我。

因为考试前我发烧严重，一直打点滴，后来考试时没有发挥好，没考到自己预期的成绩。我的情绪暗淡了许多，在每晚的全家讨论会议中，我也很少说话。一个晴朗的晚上，我站在院子里看月亮，不知什么时候，闻到了一股烟味。转身，看到了坐在小竹凳上低头抽烟的父亲，他就那么静静的坐着，一口接一口抽着烟，烟头的星火在他的指间忽明忽暗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，他也不是像白天表现的那么轻松，原来，这样的成绩，带给他更多的愁苦。全家人聚在一起讨论了三个晚上后，在哥哥的建议下，父母决定让我去就读南昌一所涉外会计学院。我只记得他坐在门口长廊的木凳上，带着你完全不用担心的口吻告诉我：“好好读书，三年，我和你妈能供得起你。”不知为什么，我忽然觉得眼前那个历经风霜的男子那么暖心。

因为第一次出远门，加上开学要带的东西挺多。他不放心，就打算送我去，那也是第一次，我感到他的要求理所应当。

到学校的第二天，他便要回家了，所以早早地同我去学校食堂吃了早饭。饭间又叮嘱我要和室友好好相处，照顾好自己什么的良言警句。我喝着粥，看着对面边吃边说的他，样子很惆怅，带着一丝无奈，我有一声没一声的应着。

临别时我送他到校门口，看着他跟着学长上了校车，又看着他穿过了



情事

倾诉与聆听,城市人的情感故事。请勿对号入座。

组合 I

🕯 我难忘的一场情感经历

口述/朵儿 整理/潘自存

父爱，您一直都在！

道，坐到最后一排的座位上，又看见他隔着窗望我，我就对着他绽放出一个大大的笑脸。不经意间，看到一位同学正在车门前牵着自己的母亲落泪。那一幕，我的心里忽地就酸了，似觉得有眼泪流出时，便将头扭向了足球场的方向，心里自嘲自己这么不争气。我站在原地好久，看着校车开动，走出校门，直至不见，心里一下子涌起无法言说的酸涩与难过。

后来某一天，再次在学校遇到学长，同他一起吃饭闲聊，他说起了我爸。学长说：“那天上了校车后，你父亲就没有之前那么开心了，话也少了。他一直盯着车外的我看，看着看着就流下了眼泪，直至校车出校门，他仍扭头望着我，出了校门就由低声啜泣转为哭泣……”

当听后，一种心酸渐渐占据整个心房，我惊呆了，半天不知如何反应。

●我那不善言辞、老实本分的父亲，为了生活、家庭和子女，常年奔波在外，劳累受苦，受尽委屈，却从未听他言苦、抱怨、道累。那样坚实的男子，却为我，这个从未和他悉心交谈过的女儿流了泪，那眼泪里包含了多少不舍与难过？又蕴含了多深的爱啊。而我，这么多年又曾对他嘘寒问暖过几次？我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亲，我又该怎样偿还这样一份厚爱？

在大学期间，我有次写信回家，信中写到，钱不够花了，生活过得很拮据，一连吃了一个星期的方便面，读书时方便面是一箱批发来的，没记错的话是5毛钱一包。父亲看到信立马就直接汇钱过来了。我收到汇款单时激动得热泪盈眶，天真的跟同学说我爸爸最疼我……引来他们艳羡的目光。

于是暗自发誓一定不要辜负他的期望，在学校刻苦学习，将来毕业能有份好工作、有能力报答他的养育之恩。为了表达对父亲的爱意，我曾在学校的黑板报中写了一首诗：

父亲，我想提笔给你画画
你是我春夏秋冬的牵挂
我要把对你的敬意
画成绵绵山川
我要把对你的依恋
画成高楼大厦

父亲，我想提笔给你画画
你是上天派给我的菩萨
我要把对你的膜拜
画成朵朵白云
我要把对你的心声
画成天边晚霞

父亲，你不仅是厚实的肩膀
更是我骄傲的年华
你的每一句叮咛，每一次鼓励
都能放飞我去无尽的天涯

父亲，你不仅是诗书里的桑麻

更是那如水的月牙
对你的感激我画也画不完
对你的恩情我表也表不下

父亲，你不仅是我生命中无可替代的风景
更是我水墨里染指的黄沙
父亲，请让我再一次描摹你的模样
你依然用灼灼的目光深情地对我说话

无论尘世有多少变化
父亲，都是我放不下的家
无论经历多少沧桑
父亲，都是我日夜想念的他

●以为一切都能悄然朝好的方向进行，可大祸突然降临。2000年的冬季，那时由于我舅舅承包工程，让父亲一起去帮忙做工。一天下班，夜幕降临时分，他和舅舅一起回程在马路上行走。路面四车道很宽敞，视线很好。父亲边和舅舅闲聊隐约听到身后快速飞驰来了一辆私家车，他第一反应是迅速地把舅舅推到路边。还没来得及等他自己躲避，他就被车撞到十几米开外的前方。当时舅舅都吓懵了，赶紧打120电话叫救护车，将他送往医院。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有限，而且颅内出血过多，手术没有成功。后来成了植物人，医生都建议放弃治疗，费用高昂得可怕。肇事司机一直想逃避责任，拒付医疗赔偿费用。舅舅考虑到我和妹妹还在读书，还有妈妈丧夫无力应付生活能力，一纸诉状将肇事司机告上了法庭，这样持续了将近三个月，爸爸天天靠妈妈在医院陪护，最后悄然离世，连他时常叮嘱的絮叨告别都没有……走的是那样——他感觉不到痛苦。

在父亲出殡当天，他生前的好兄弟、隔壁邻居全来都衬。我很伤心，低声啜泣，暗下决心，今后一定好好读书，要照顾好妈妈，让她今后在没有父亲陪伴的日子里生活依然幸福。

●转眼一晃16年过去了，我也已为人母，更深切体会到养儿方知父母恩。所谓父女母子一场，只不过意味着，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，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，而且，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：不必追。

我写了一首诗怀念父亲：
父亲像一座大山山路远
我需要踮起脚尖才能看见
父亲是一片草原风光无限
在那广阔的地平线收割秋天
父亲是一棵大树枝繁叶茂
我像一个枝杈、一片叶子围在父亲身边
父亲虽不在身边，可父亲的故事，总是说也说不完，像一条柔软的线结实地拴在我们之间。